

一定救得了他

陶 雄 著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時 第一幕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

第二幕 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

第三幕 一九五〇年初夏。

第四幕 第三幕的數日後。

第五幕 第四幕的數日後。

地 上海，除第四幕是在一個名叫宋金生的兒童的家裏外，其餘各幕都在私立建德小學。

人 方亨利 六年級男生，十三歲，魁偉強壯。 (簡稱方)

王牧歌 六年級男生，方的夥伴，十二歲。 (簡稱王)

朱阿福 六年級男生，白相人的兒子，瘦小，十三

歲，看上去却只像十一歲。 (簡稱朱)

史玉華 六年級女生，十四歲，少年兒童隊的大隊長。 (簡稱史)

宋金生 六年級男生，方的表弟，十二歲。 (簡稱宋)

董振聲 六年級男生，十三歲，身子不高大，可是非常結實。 (簡稱董)

李芝芬 四年級女生，十一歲。 (簡稱李)

洪老師 教導主任，少年兒童隊的輔導員。 (簡稱洪)

孫老師 六年級級任。 (簡稱孫)

方太太 方亨利的媽媽，除去面皮是黃色而外，十足是個標準的美國太太。 (簡稱媽)

宋太太 方太太的妹妹，宋金生的母親，『半新舊』的少婦。 (簡稱母)

女教師和男女學生各若干人。

第一幕

第一場

建德小學。教導主任的辦公室。

這是一間狹長的房屋，它的右前角對正你的視線；一面尺寸較短的牆上開着一扇通外面走廊的門。靠近門，是一對鑲着毛玻璃的窗。另一堵牆上有一扇通右隔壁會議室的內門。

寫字檯、玻璃櫥、書架，簡單的陳設，一應校具和教具。

室外人聲嘈雜，室內却無一人。兒童的齊唱聲。叫喊聲，笑聲，踢球聲。

這是下晚課以後的文娛活動時間。

孫老師怒冲冲地從外面走了進來。

孫（發見室內無人）咦！洪老師哪兒去啦？

（方亨利、童振聲垂着頭跟了進來，後者臉上掛了彩。

孫 (煩躁地)到底怎麼回事?打得頭破血流的!成個什麼樣子!

童方 (同時搶着說)他不講理!動手就打人!
他罵我洋奴!帝國主義走狗!

孫 別吵!誰都不許說!(停了停)一個先說一個後說!

方 我先說!

童 我說我說。

孫 哎喲!不許吵!誰先說誰後說不一樣!(指童振聲)
你說!

童 (氣咻咻地)老師宣佈從今往後不上英文了,他罵老師野蠻,我罵他,他就打我了。你看,(摸臉)血!

孫 (對着方亨利)你罵我野蠻的?

方 我沒罵你,我說:不念英文的人野蠻。

孫 打人不野蠻?把人打得頭破血流不野蠻?

方 他罵我,我才打他的。

孫 (敲桌子)不許說不許說!他罵你,你就打他;你罵我,我該打你啦?

方 暑假以前,你還不是動手就打人?可是現在,你不敢打了。(聳聳肩)

孫 (大怒)就是現在,我還是可以打你!你把同學打得頭破血出的,我為什麼不可以打你!(順手撈起黑板上畫線用的大尺)伸出手來!

〔方亨利伸出手來，孫老師重重地打下去，方一把將尺抓住，剛人你拖我拉，糾纏着。

〔外門開了，教導主任洪老師走了進來。

洪 咦，你們這是幹什麼？

孫 (不好意思地丟了尺，看看手心，又橫了方亨利一眼)你來了就好了！看看這兩個小傢伙，打得頭破血流的，全不是好東西！好，交給你來審問，我走了。(怒冲冲地走出去)

〔洪老師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默默地走到玻璃窗邊，倒了一杯開水，取出一瓶紅汞，走到童振聲面前，替他洗敷。

洪 (一邊洗一邊說)是方亨利把你打成這樣子的？

童 是他！

方 他也有錯處……

洪 (冷冷地，然而溫和地)現在還沒有問你呢。

〔方皺皺眉，從皮甲裏口袋裏取出一塊「留蘭香」口香糖，放在嘴裏咀嚼。

洪 (對童)你也打他了？

童 沒有！沒有！

洪 總回手了吧？

童 還沒來得及回手，就被孫老師看見，她把我們帶到這兒來了。

洪 (向方)他說得都對？

方 (在鼻孔裏) 嗯哼!

洪 那麼他爲什麼要打你呢?

童 他罵老師!

方 我沒有罵! 我是說……

童 你罵了! 你罵了!

洪 (向方揮手) 不要爭辯, 我全明白了。(包紮完畢, 放回器皿) 我常對你們說: 小朋友相處應該親愛和睦, 像弟兄, 像姊妹。有什麼仇恨值得打得頭破血流的? 可是, (對童) 你喫了大苦頭了, 我不責怪你, 我也不再追問你。快回去休息休息, 睡在床上不要動, 也不要溫書, 歇個一兩天就好了。(抓住他的手) 走吧。

童 謝謝洪老師。(瞪了方一眼, 轉身走出去)

方 (吹了兩聲口哨之後) 你大概完全聽信他的話了?

洪 我也同樣相信你的話, 只要你說的是老實話。

方 我沒有罵老師。

洪 我相信你不會罵的。

方 可是——(伸出手來) 打吧!

洪 人民教師從來不打人的。

方 那麼, 我打傷了人, 你要把我怎麼樣?

洪 要把你管教好, 要你能夠自覺地作一個好人。

方 (轉身) By-bye!

洪 別忙！——坐下！慢慢兒談談。

〔方坐到寫字檯旁一張椅子上，左腳踩在椅面上。〕

〔洪凝視方。半晌，倒了杯水，遞給他。〕

洪 打架打累了吧？喝杯水。

〔方接過水，貪婪地一飲而盡。他偷眼瞥了洪一下。〕

洪 （翻閱一份文件）你是此地人？

方 嗯。

洪 你父親叫方崇美？

方 那表上全寫着呢。

洪 他幹什麼行業？

方 我也說不清。

洪 他現在在此地？

方 （聳聳肩）他在一個自由的地方，free from care, liberty!

洪 說中國話，好不好？

方 老實告訴你，他在香港，你們抓不着他嘍！

洪 （詫異）誰要抓他的？

方 我爸爸告訴媽媽的，媽媽偷偷告訴我：爸爸作美鈔生意，他有好多好多美鈔，他在這兒不能待了。

洪 我很喜歡你，你很誠實，有話就直說。

方 美國開發西部的英雄都是這樣直爽的，我也直爽，我打傷了童振聲，我決不賴。

洪 可是你爲什麼要……

〔孫老師匆匆地跑進來。〕

孫 你們還沒談完？跟這個小鬼談話，頂費嘴了。區裏來了電話了：慶祝『十·一』開國的大遊行，決定明天分區舉行，我們要馬上準備起來了呀。

洪 史玉華她們在學校麼？

孫 都在外面等着呢。在什麼地方工作，請你指定一下。

洪 （指隔壁房間）就在這兒會議室吧。

孫 好，我走了。（邊走邊看錶）哎呀，四點過了。快！等會兒你也來啊。（匆匆走出去）

〔外面人聲漸漸喧囂起來。〕

〔窗上映現出來兩個人面，顯然有人扒著玻璃在向裏窺看。〕

洪 （瞥了窗子一眼）我們接下去談：你爲什麼要打童振聲的呢？

方 （站起來）爲了你們停教英文課，我反對你們，他反對我，我們就打起來了。

洪 你爲什麼反對小學裏停教英文課？

方 不懂英文的人都是野蠻人，我要學英文。

洪 你認爲哪一種人才算文明？

方 美國人頂文明。

洪 你對美國很熟習？

• • •

方 從小就在那兒。

洪 那你就把美國的「文明」說說看。

方 美國頂有錢。

洪 怎麼樣有錢法？

方 全世界的金子，美國有一大半。爸爸說：美國頂有錢的人，常把麥子棉花往海洋裏頭倒。

洪 （撲嗤笑了出來）噢？這樣就叫「有錢」麼？你知道全美國有幾個「有錢」的人？

方 （聳肩）誰知道！

洪 （站起來）你的老師倒知道：在一億多美國人裏頭，只有一千個人像你所說的那樣子有錢，別的人，好多好多人，可常常要耽心挨餓。

方 爸爸說，地球上人太多了，地球擠得太滿了，自然要有挨餓的人的。

洪 哦？你相信他的話？

方 他說，美國好些大學教授都這樣說。

洪 （沉吟片刻）依你說，美國還有什麼好處？

方 多得很，美國人胆子大。

洪 怎麼見得？

方 美國的「獨腳大盜」，一個人就能搶銀行，一百個人都抓不到他！

洪 搶銀行也算一種好處麼？

方 中國人就辦不到。

洪 噢，還有什麼別的好處？

方 美國手槍多。

洪 手槍多有什麼好？

方 (眉飛色舞)有手槍就能殺人，你能殺人，人不能殺你！

洪 人為什麼要殺人呢？

方 打架打不過人，就掏槍殺他！

洪 人為什麼要跟人打架？

〔窗玻璃上映現的人影移向了門口。〕

方 那——噯，反正美國手槍多，連小孩子都有槍。

洪 (走近他)那麼你也有槍嘍？

方 我不告訴你。(却拿手去摸摸褲子口袋)

洪 (悄悄留意他的手)大概你也總玩過槍的？

方 玩槍？在美國，平常極了。我一個同學，四年級要槍就像『神槍太保』，那回打死了他的妹妹，關進『少年監獄』去了。

洪 (沉思地)像你這樣分辨不出是非，你也有關進『少年監獄』的危險的。

方 該關就關，我不怕！

洪 少年兒童是『不該』關進監獄去的。作老師的家長的，有責任保護他，防止他走上通監獄

路。

方 (瞥她一眼)……

洪 你信不信我是愛護你的？

方 也許——

能洪 今天你的過失，我寬恕你，我不處罰你。

方 隨你便吧。

洪 可是我希望你從此不再被單獨叫進這間屋子來。

〔方默然。〕

洪 好，走吧。

〔方吹着口哨向外門走去。門一推開，扒在門上向裏窺看的王

會。效歐和朱阿福差點兒被掀倒在地上。

其 (走過去)你們幹什麼，在這兒？

〔兩人想溜走，但已來不及，只得垂手站住。〕

其 進來。

其級 〔兩人走進來。〕

未妹 我跟方亨利在裏頭談話，你們扒在門上看什麼？

其 我們沒有看。

關進 不要賴。孫老師從這兒走出去不一會，你們就來了，先扒在窗子上，後來又跑到門旁邊來，我老早就看見了。

其師的 我們想看看方亨利……

監獄 怕你們三H黨的領袖喫老師的虧？按你們的說法，

你們是「救駕」來了？

〔王看看朱，朱搔搔頭皮。〕

洪 你們同情方亨利打人？

王、朱 不。

洪 你們剛才也幫方亨利打童振聲來着？

王、朱 （沉吟）……

洪 嗯？

王 我沒打。他打了的。

朱 我沒有！你才打了呢！

王 我看見你往童振聲身上扔石子的。

朱 你也在他背上狠狠打了一拳！

洪 （走近朱身邊，取下他耳槽上夾的鉛筆頭）看你像個什麼樣子！（又指指王身上的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衫）你再看看你！

王 方亨利送我的衣裳。

洪 你為什麼要穿人家的衣裳？

王 他的衣裳好看。

洪 （指他身上的夏威夷衫）滿身大紅大綠的花，虧你還覺得好看！再說，現在秋天了，這種衣裳老早該收進箱子去了。

王 （揉捏衣角）……

〔朱阿福掏鼻屎。〕

〔史玉華、宋金生從內門走了進來。

史 洪老師，我們趕着做明天遊行的旗幟跟道具，要幾十張花紙。

洪 你到書架上去拿吧。

〔史走向書架拿紙。

洪 宋金生，方亨利是你什麼人？

宋 表哥。他媽媽是我媽媽的姐姐。

洪 (對王)你看，宋金生跟方亨利還是表兄弟呢，宋金生可從來不學方亨利的樣子，你為什麼對他這麼崇拜呢？

王 他……

史 洪老師，我拿了三十張紙。

洪 好。(指王和朱)帶他們也去參加你們的工作。(拍拍王和朱的肩)好好地跟史玉華她們去工作，也參加點什麼節目；慶祝開國，慶祝人民自己的國家開創成立，這是第一次。

史、宋 跟我們一塊兒去吧。

〔四個人向着通會議室的內門走去。

洪 史玉華。(史站住)你等一等。

〔宋、王、朱走出門外。

史 洪老師還有什麼話跟我說？

洪 方亨利把童振聲打傷了，你知道？

史 我知道的。

洪 他們兩個衝突，起因是什麼？

史 就爲了孫老師在堂上宣佈取消英文課。

洪 衝突的根源呢？

史 方亨利死崇拜美國，恨不得自己就是個美國人。可是童振聲恨美國人恨到骨髓裏去了。

洪 應該說恨美帝，不要籠統地說美國人。

史 哦，我又忘記了。

洪 他們兩個這次打架，依你看，誰對誰錯？

史 方亨利完全沒理。

洪 可是我沒有處罰他。

史 洪老師爲什麼這樣作？

洪 方亨利不是一個單純的兒童：他在學校裏有組織——三H黨，有黨羽——王效歐他們那一夥。他受美帝的毒化太深了，太久了，人性差不多都歪曲了。

史 他有組織，有黨羽，您就特別寬待他麼？

洪 不。我特別寬宥他是爲了要改造他，要把他從美帝的毒缸裏救出來。

史 您以爲他……

洪 一定要把他救出來，而且一定救得了他！他影響着許多孩子，要不把他改造好，他會禍害學校，禍害社會！

史 您一定會把他改造好的。

洪 不，要靠大家的力量，特別是你。

史 我？我有什麼用處呢？

洪 老師管教學生，如果方法用得不好，有時很容易引起學生的反感。同學幫助同學，收效最大了。

史 洪老師，幫助方亨利，這個任務太艱難了，太重大了。對於這麼一個同學，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

洪 （走近前，抓起她的手）史玉華，你是學生會主席，你是最優秀的少年兒童，你有最好的條件：你哥哥是十幾年的革命老同志，你姐姐在地下時期也經過多少次的鬥爭，在他們的影響下面，你將來一定也是一個頂好的戰士。你怎麼能對於一個落後的同學不曉得怎麼樣幫助呢？

史 （眼睛看着窗外，動容地）我接受您交給我的這個任務，一定盡我的能力好好幫助他，可是我還得先要求您幫助幫助我。

洪 我會隨時告訴你怎麼樣做的。而且，同時我自己也還是要對方亨利進行教育的。

史 那麼——

〔宋金生推開內門，伸頭來。

宋 史玉華，快來呀。大家等你排節目呢。

洪（緊緊捏了捏史的手）你走吧。

〔史玉華快步走進會議室去。

〔洪老師在屋裏徘徊。

〔室外有人吹口哨，那顯然是方亨利，洪趕到窗前，向外諦視了一會。

洪（掉轉身）帝國主義者真陰毒！一個純潔無邪的小靈魂，被它毒害到這種地步！可是我一定要把他救回來！從美帝的毒缸裏把他救回來！

——幕——